

汕头大学出版社



斗鱼

The Outsiders

八大电视台◎制播

曹如萍、林雅淳◎编剧

洛心◎改编

飞鸟与鱼的痴恋，曾让彼此痛苦不已，但那种痛苦，却是幸福的一部分。

他们确实拥有过幸福，而春去春回，流传在众人心中的，只剩下美好的记忆……

改编自华娱电视台热播青春偶像剧《斗鱼》的电视小说

TJ2425
914

108227



斗 魚

The Outsiders

八大电视台◎制播

曹如萍、林雅淳◎编剧

洛心◎改编

汕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斗鱼 / 八大电视台制播, 曹如萍、林雅淳编剧, 洛心改编.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8

原著小说: 小雏菊

ISBN 7-81036-801-X

I. 斗... II. ①曹...②林...③洛...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5393 号

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斗鱼

作 者: 八大电视台制播, 曹如萍、林雅淳编剧, 洛心改编

责任编辑: 胡开祥 李资渝

封面设计: 郭 炜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广州东瀚印刷有限公司

邮购通讯: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花园

电 话: 020-85250103

开 本: 889×1194 1/32

字 数: 173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5001~30000

定 价: 15.80 元

ISBN7-81036-801-X/I·83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质量问题, 请

楔子

即使经过很多年，最常跃入单子脑海的回忆依然是童年的景象。他很难忘记那如同一幅水彩画般柔和的眷村。那天有多蓝、云有多白，下午时分的炊烟是如何替染红的天边加上几分迷蒙。

即使经过很多年，单子依然能清楚地记起他们三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建立起比亲兄弟还要坚定的情感。

“杀啊！”

一声令下，两挂小孩们玩起骑马打仗的游戏。单子记得，他跟于皓总是三两下就把其他小孩撂倒。于皓的力气、他的战术，总是能轻松地将其他人打个落花流水。

那个一如往常的下午，他们轻松地打垮了其他小孩，牵着脚踏车准备去河边玩耍时，遇见了日后在他们人生里不可缺少的朋友，阿奇。

“你们骗我，把东西还给我！”

远远的，于皓跟单子就听到有人争吵的声音。两人循声走近，看到的是三个小孩对着地上的阿奇又踢又踹。

正义感强的于皓马上站出来，“喂，三个打一个，要不要脸？”

“这是我们的事，不用你们管！”小孩恼羞成怒，对着于皓大吼。

“你们欺负人，我们就要管。”单子也从于皓身后站出来，



一脸冷然地说。

孩子们虽然不甘愿，但是眼前站着的是刚刚玩骑马打仗时，三两下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人，只得撇撇嘴，“你们、你们给我记着，下次不要给我遇到！”带头的小孩放开倒在地上的阿奇，带着其他人一溜烟地逃跑。

“起来吧。”单子弯身扶起被打倒在地上的阿奇。

“喂，他们干嘛打你啊？”于皓看着全身是灰尘的阿奇。

“因为……我想跟他们一起玩，他们自己说吃我家免费的零食就要跟我一起玩，可是他们骗我！”阿奇满脸委屈，“吃完零食又不跟我玩，我一生气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不用给他们吃免费的东西了啦，”于皓笑着拍拍阿奇的肩，“以后你跟我们一起玩，不用求他们了！”

从初次接触，阿奇从来没说过谢谢，但是后来他所做的一切，却远远地超越了“谢谢”两字。为了于皓，为了单子，不管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为他们出生入死。

中学时，于皓的母亲抛弃他，跟别的男人走了，于皓虽然面无表情，但从他紧握的拳头，以及努力克制却还是明显表露的颤抖，阿奇跟单子都知道于皓有多么伤心。两人嘴里虽然什么都没说，心里却清楚地知道，没了亲人的于皓只剩下他们了，从那时候起，阿奇跟单子更是把于皓当作亲兄弟般，阿奇有事没事就叫于皓到自己家里吃晚餐，单子和于皓则几乎形影不离、无话不谈。有了两人的关怀跟帮助，于皓很快就从被母亲抛弃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了。

童年的回忆，大部分都是无忧无虑的。三个人除了骑马打仗，到河堤边赛脚踏车之外，就属阿奇最喜欢惹事生非。

他格外喜欢找人打架，一天到晚就看到他又跟哪家的小孩闹得鼻青脸肿。

单子没事就喜欢看书，三人里头属他最静。

至于于皓，他则是喜欢每天经过眷村口那长长篱笆时，踮起脚，拉长脖子往里面看。一开始单子跟阿奇不知道于皓到底在看些什么，后来才渐渐明白，他看的，是篱笆内那户人家，还有那户人家的小女孩。每次经过，他总是刻意放缓脚步，停留，留恋。在于皓心中，那篱笆内的人家有着他渴望却又不可得的家庭温暖。于皓总是会透过篱笆，望着他心中那个天使般的小女孩，听她弹奏着简单却舒服的曲调。

对于皓来说，那是天堂的声音。

单子知道，那篱笆内的天使曾经在于皓心里存在过很长的时间。他总是可以明显地瞧出于皓对她的眷恋。每次经过篱笆，于皓都会刻意缓下脚步，滞留，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后来随着时间走过，于皓停留在女孩家前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到了最后，于皓已经从眷恋无比，到连看都不看女孩家一眼。

单子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天堂毕竟是天堂，是在远远的高高的地方，是到不了的。他想，趁早死心对于皓或许会是最好的，只是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错，命运的轨道硬生生地交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就这样凑在了一起。

只是很多很多年以后，单子还是无法清楚地厘清，那时候，究竟是他们越过篱笆到了天堂，亦或是那天使般的女孩折了翼，让他们扯下地狱。

第一章

傍晚时天色暗了下来，台北街头到处闪烁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某家 KTV 前的泊车小弟阿明闲到想打苍蝇，即使如此，他的双眼还是盯着 KTV 大门，像在等人。

没过多久，门一开，领头走出来的是于皓，后面则跟着边讲手机边皱眉的单子。

“皓哥好，单子哥好！”阿明马上精神抖擞，恭恭敬敬地大喊。

于皓露了个笑容，“好。”

而单子则因为还在跟手机那头的人谈话，只是淡淡地挥手表示回应。

出了门口，于皓站定脚步，回身给了一个要笑不笑的表情。听单子片段的回答，他猜，八成是阿奇又捅了什么篓子要他们收烂摊。

“好啦，我马上过去，在那等我。”挂了手机，单子抬头就看见于皓脸上的表情，叹口气，“阿奇啦，带马子出去吃饭又忘记带钱，要我们过去救人。”

于皓先愣了一下，然后哈哈笑了起来，“哈，那家伙又做这种事情了，我身上有钱，我去……”

“别，我去就好。”单子不等于皓把话说完，赶忙挥挥手，“免得阿奇马子变心爱上你，又牵拖说是我带你过去。”

于皓耸耸肩，打开皮夹抽出几张钞票递给单子。

“那我走了。”收了钱，单子挥挥手，转身往街道的另一端走去。

于皓转身走进转角的暗巷，准备去牵机车，却未发现他一转过街角，后头突然冒出好几十个人，无声地跟着他。直到他走到机车前，拿起安全帽，才被一阵不寻常的声音引起注意。他机警地转身，看见十来个人手握球棒，不怀好意地往自己逼近。

他眯了眯眼，一边搜寻带头人的位子，一边猜测对方的来头。

“妈的，前几天打不过你们三个，现在我叫了一票人来，怎样，怕了没？”带头的人站了出来，对着于皓叫喊。

于皓一眼就认出了来人，是前几天强收保护费被他们三兄弟撞见，看不过去狠狠修理了一顿的废脚——老鼠。

老鼠看他面无表情，似乎一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不禁暴躁了起来，“干！还踹，他妈的还踹！”他对着于皓咆哮，还对着于皓的脸吐了口口水，试图扳回面子。

于皓眼一眯，一股杀气猛然窜起，他用手背缓缓擦掉脸上的口水，抓着安全帽的手爆出青筋。

老鼠没察觉到于皓的杀气，还以为他怕了，高兴地大笑，“哈哈，怕了吧？什么英雄，也不过……唉唷！”话还没说完，于皓忽然单手勾起安全帽，狠狠地往老鼠脸上摔去。

老鼠被重击，歪斜倒地，捧着被打断还流着鼻血的鼻子哇哇大喊：“打……给我打！”

十几枝球棒纷纷落下，于皓又迅速地解决了两三人，虽

然手脚敏捷，却还是敌不过众人的围殴，很快就落于下风，只剩下挨打的份。

这时，巷口出现一抹人影。

“奇怪，明明是掉在这……”裴语燕低头寻找她刚刚不小心遗落的东西，专心查看地面的她走进巷口时，忽然听见里头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转头一看，那画面却让她差点尖叫。

暗巷里头闪着十几个人影，其中一人已经倒卧在地，但其它人影还是毫不留情地对地上的人又踢又打。隐约还可以听见有人吼着“这次我老鼠不打到你残废，让你去卖口香糖不罢休”之类的恐吓话语。

语燕连忙缩回头，但是又担心里面落单的人会被打死，思考了一会，终于鼓起勇气拨了手机报警。没多久远处传来哨音，地区的巡逻警员已经赶来。

即使已经被打倒在地上，于皓的神智还是很清醒，他清楚地听见哨音，听见老鼠臭骂，听见人群散掉。然后他听见了她的脚步，轻轻徐徐地踏着水声接近。勉强睁开眼睛，入眼的是一双干净的女学生鞋。

“你没事吧？警察来了，没事了。”语燕蹲下，小声地开口。

于皓使劲撑起身子，隔着血水模糊的视线看见了她。

居然是她，是她！那个篱笆内，他曾经相信是天使的女孩，他感到震惊不已，想开口，喉咙却干涩得发痛，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因此他只能吃力地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而她也睁着大眼睛不解地回望他。

然后一片黑暗开始从四面八方涌上来，缓慢地吞噬他的神智。

“哎呀，你别晕倒呀！”她轻柔的声音再度传进脑海，接着黑暗完全吞噬了他。身子一倒，于皓晕了过去。

而让于皓醒来的不是身上的伤痛，而是阿奇吵翻天的叫声。他眨了眨酸涩的双眼，模模糊糊地看见阿奇跟单子站在床边。

阿奇动作粗鲁地走来走去，每个步伐都仿佛几百斤重，迥异于阿奇的暴躁，单子则是冷静地站在床边。

“都打成这样了！你还不让我去报仇？不行，越想越不甘愿，我现在就去撸人！”阿奇憋不住地大吼，不顾单子的阻拦，脚一抬就准备冲出去。

“找谁报仇？你又不知道是谁打的。”单子连头也不抬，简短扼要的两句就让阿奇停住脚步，懊恼地杵在门边。

“还有，你喊够了没？喊够就小声一点，阿皓还在睡，非把人吵醒才高兴吗？”单子依然一脸漠然，转头时看见于皓动了动。“看吧，人被你给吵醒了。”

阿奇眉毛一耸，咧嘴大笑着跑到床边，“阿皓醒啦？太好了。”说完还很粗手大脚地拍了于皓一掌以示高兴。“不愧是阿皓哥啊，身体勇健得跟什么一样啊，哈哈……”

这一掌拍下去，于皓闷哼了一声，差点痛到又倒回床上。

“阿皓身上伤有好吗？！”单子横了阿奇一眼，拍掉他不安分的手。

“都伤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好笑的？”就在阿奇跟单子一来一往又准备斗嘴的时候，门口突然出现一抹高壮的人影。

“辉叔……”看到来人，阿奇马上乖乖闭嘴，恭敬地叫着。

于皓也想撑起身子跟辉叔问好，却被辉叔快一步挥手阻止。“行了，乖乖躺着就好。你也真是的，平常不都是你在打人，怎么今天被打成这样？唉，我是过来跟你做个笔录的，了解一下状况。”辉叔责备的话语里带着满满的关心。

“老鼠那帮人做的。”于皓淡淡地开口。

“什么！那帮俗辣！”阿奇首先大叫，在他身后的单子也微微耸了眉。

“就因为那天我们阻止他收保护费？”不同于阿奇的大吼小叫，单子马上冷静地分析出原因。

于皓没出声，只是点点头。

“辉叔你怎么还杵在这？！快去抓人啊！”阿奇看辉叔不动，又毛躁地大吼。

辉叔脸色一沉，“没证据怎么抓？唉，除非目击者愿意出来指认。”

单子一听，回头看了一眼于皓。于皓只是沉默，脑海里浮现出语燕的模样。让她出来指认……他不喜欢这个主意。

他转头看着窗外的蓝天，想到语燕那天关心的语气，嘴角不禁缓缓上扬。

没多久，单子与阿奇拿着医生证明跟假单回学校替于皓请假。两人在去教官室途中遇见了语燕等人。远远的，单子就看见有个男同学塞了一封不知道什么东西给那秀丽清纯的女孩。然后女孩的同学突然抢走了那封信，笑着往他们跑过来，没留神就撞着阿奇，手上的信也掉落在地上。

“靠，走路不长眼睛啊？”阿奇马上横眉竖目地大吼。

同学一抬起头看见是阿奇，脸都吓白了，对不起三个字

讲得如秋风落叶般，抖了满地。

单子没理会身旁两人，弯身拾起地上的信。

“对不起，那个是我的，请还我好吗？”抬起头，就看见语燕伸着手，有礼貌地对着单子说。

单子只是看了语燕一眼，就立即把信交到她手上。

语燕漾出一个美丽的笑容，“谢谢。”

单子挑挑嘴角，代表回应，然后就又跟着阿奇往教室走去。

等他们走远，语燕的同学才不可思议地瞪着她，“你怎么敢那样跟单立杰说话啊？！”

“啊，有什么不敢的？”她只是要封信呀，有什么不对吗？

“天啊，你太扯了吧！你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学校有名的坏学生吗？大家看到他们不是闪得远远的，就是怕得要死啊，幸好他们老大挂彩还躺在医院，不然你就惨了。”

语燕尴尬地笑了笑，然后回头往单子跟阿奇离开的方向望去。他们老大被打到挂彩？怎么感觉好熟悉？走到音乐教室，都开始上课了，她还是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暗自思索着同学口中的老大会不会是那天她救的人？

同时，单子跟阿奇也到了教室。然后不出单子所料的，涂教官连看也不看医生证明一眼，直接冷冷地说：“我不管他怎么样，只要于皓下午没回来上课，就准备记旷课然后退学。”

单子扯住差点冲上去扁教官的阿奇，忍下怒气，“好，谢谢教官。我们这就去接于皓出院。”说完，他硬把阿奇踹出教室。



才一出教官室，阿奇就憋不住地大吼：“他太过分！不要拦我，让我上去扁他！”

单子连正眼也不看阿奇，“你还想毕业就给我忍。”

阿奇满肚子鸟气，只能闷闷地跟着单子，“那现在是要去哪？”

“接于皓。”单子抛下三个字，转身离开。

本来空旷的校门口忽然涌上了一群人。没过多久，三辆重型机车呼啸着驶入校门。单子的车跑在最前面，后头跟着全身挂彩、缠着绷带却还是坚持骑车过来的于皓，最后压阵的则是刚刚好心要载于皓一程却被拒绝，所以一张臭脸的阿奇。

于皓机车一停，学生们就涌了上来，七手八脚地搀扶他，向他问好。顿时校门口闹哄哄的，好不热闹。

被吵闹声吸引过来的涂教官看到此景，先是一愣，然后破口大骂：“于皓！你在干嘛？”

于皓从人群中站出来，嘴上挂着一抹轻蔑的笑容，“上课啊。”

教官快气炸了，“你是来上课还是来招摇的？连机车都骑来？想造反？”

于皓还是那副痞样，轻描淡写地说：“教官你急着要我来学校，我只好骑机车来啊。”

“你给我安分一点！”涂教官生气地指着于皓的鼻子大吼。

于皓轻佻地拍掉教官指着他鼻子的手，“教官年纪大要保重啊。脾气太暴躁容易中风喔。”语毕，懒得再跟他啰嗦，于皓转身准备要走。

涂教官看于皓往教室反方向走去，连忙跟上，“你要去哪？你教室不在那边！”

于皓顿了顿，回头给了一个笑，“我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弄完就去上课，嗯？”这次他转身，再也没停留地往走廊转角走去。身后的涂教官想追，却被大批有意无意的学生们挡住去向跟视线，只能在原地飙怒火。

在于皓三人浩荡闯入校园之前，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弹奏钢琴的裴语燕就从窗户看见了大批学生往校园门口跑去。她纳闷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没过多久，她的注意力马上就在音乐教室的门被打开的瞬间，全数回笼。

门一开，全班就一致回头，看看是谁打断语燕美妙的演奏。一等看清楚来人是谁，窃窃私语马上弥漫了教室。

“老师别紧张，我们只是来找个人。”于皓带头走进门，丢了个微笑给音乐教师，然后自顾自地往钢琴，也就是语燕的方向走去。随着于皓移动的方向，单子这也才明白是谁救了于皓。

居然是她？实在是太巧了！

于皓踏着轻松的脚步，走到语燕前面，“嗨，还记得我吗？”

语燕睁着大眼睛，仔细地瞧了瞧于皓，虽然他脸上几乎都是瘀青，她还是很快就认出他，“啊，是你？”

于皓咧出一个微笑，“是啊，就是我。”看到语燕还记得

他，于皓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他将身子压低了些许，更靠近了语燕一些，然后漾着那迷人的笑容，低低地开口问：“你叫什么名字？”

过于接近的压迫，让语燕的脸染上了红潮，她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不该开口。

前头暧昧的气息让音乐老师越看越不对劲，连忙站起身子，“喂喂，找到人可以走……”话还没说完，肩膀突然被重重一压，使他不得不又坐回椅子上。

“老师我跟你讲，我们老大在问她名字，知道名字才能报恩，老师说对不对啊？”阿奇压住音乐老师的肩膀，口中吐出的虽然是问句，但他一脸恶霸相，看起来反而比较像是威胁。

于皓看出语燕的犹豫，放低声音，柔和哄骗似的问：“我只是想知道，没别的意思，告诉我好吗？”

语燕望上于皓诚恳的双眼，这下即使想拒绝也不行了，她怯怯地开口说：“裴语燕。”

于皓开心地笑了，嘴里还不停重复着裴语燕三个字，直夸是个美丽的名字。语燕见他这样，脸更是红了几分。

得到了她的名字，于皓也不多做逗留。欠身跟老师声打扰了，便领着单子跟阿奇，在教官追杀来之前离开音乐教室。

他们潇洒地走了，留在教室的语燕可就没那么轻松了。同学的讨论声顿时大了好几倍，大家都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她。语燕尴尬地承受着同学们好奇的眼光。

也没什么嘛，只不过救了他而已，大惊小怪的。她在心

里埋怨，却还是故作镇定又弹起琴，只是这次怎样都专心不了，脑袋里老是绕着于皓的模样。

警察局内，气氛诡异地蔓延着。

于皓、单子、阿奇还有一伙兄弟坐在内厅的一端，另一端则坐着老鼠等人。两派人马互相怒视对方，室内笼罩着一触即发的低气压。

于浩坐在凳子上沉默着。本来他和单子已经发动眷村的兄弟们，打算私下解决跟老鼠的恩怨。偏偏辉叔硬生生阻挡了他们，要他们把老鼠交给他处理，如果他处理不了，于皓三人想私下解决也不迟。拗不过辉叔，于皓只好乖乖上警察局做笔录。

其实他不大相信辉叔真的能拿老鼠怎样，无凭无据的。而果然不出他所料，一群人在警察局晃了半天，除了偶尔火爆地对骂一番，一点有建设性的进展也没有，老鼠死不认帐，证物也变不出来。

就在于皓想放弃时，一名警官忽然靠在辉叔耳边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见辉叔点了点头，脸上闪过一抹振奋的神色，然后跟着那名警官转往走廊。

于皓皱了皱眉，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他左思右想，想不透有什么事能让胶着的案情有所突破，即使有，也只有一个可能，但他却不希望事情真如他所猜测的。过了几分钟，走廊那端出现的人，印证了于皓的猜测。

他皱眉看着裴语燕低着头跟在她父亲身后从走廊那端走